



文学评论

花开四季，情暖人间——读邓德林《满庭芳·花开四季香满园》

洪樱

初春，静夜里，一书一茶一清灯，展卷邓德林先生这阙献给中国共产党生日的词：

“梅报年春，兰苞幽静，遍山茶蓓芬芳。/杜鹃吐曜，十里碧桃祥。/榴锦鲜红似火，栀子润，茉莉新妆。/玫瑰雅，清纯情恋，莲韵满池塘。

秋高丹桂赏，芙蓉争艳，月季流光。/傲霜寒，仙菊尽享艳阳。/映眼神州大地，牡丹放，国色天香。/乾坤朗，悠悠岁月，和顺又福祥。”

似有百花满庭，暗香浮动，让人穿越时光的隧道，追寻那散落的美丽。

花虽无言，却有语。

这是德林先生作词之妙处，朵朵花开，花开中国，中国花开，开出了青春的芳华，开出了生命的壮丽，开出了中国天空中的繁星闪烁，开出了中国大地上的红旗猎猎，开出了中国的盛世繁荣。

词以“梅报年春”开句，严寒中，梅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先生巧借梅的“初生为元，开始之本”，意为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革命史序幕的拉开，更借梅的“高洁、坚强、谦虚”，意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志奋发、坚韧不拔，尤借梅的“梅开五瓣，元亨利贞”，意为中国共产党如梅一般，定能传春报喜。

随即，上阕中，先生以象征手足情、民族情、爱国情的幽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情怀、精神与境界。早春，寒意依旧，茶花满山遍野，含苞待放，尤其山茶花不似其他的花朵，它在凋谢时不会凋谢整个的花朵，而是花瓣片片凋落，一直到生命的结束，她这样小心翼翼的凋谢的方式，就和共产党人追求人生态度的态度是一样的吗？无论身处何地的寻觅，无论岁月变迁的守护，都能连接起一个历久弥新的世界。

紧接着，先生笔下杜鹃、碧桃、石榴、栀子、茉莉、玫瑰、清莲次第绽放，每

朵绽放都在诉说，风里雨里走过，只为，走向姹紫嫣红的盛夏……中国的革命也历经寒冬走向盛夏，向阳而生，革命的红花，开在“雄关漫道真如铁”的岁月中，竟放在“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时代里，从云周西村的铡刀，到渣滓洞里绣红旗的热泪行行，从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到淮海战场冲向炮火推小车送军粮的姐妹，从解放区一封封写给前线儿女沾满热血的家书，到宁死不屈的八女投江……每朵绽放的红花都在呐喊，枪里弹里拼过，只为，走向中国革命的胜利。

秋天绽放的花朵，已然带着岁月的沉淀和底蕴，下阕中，丹桂的飘香、芙蓉的争艳、月季的放彩、金菊的傲霜，一份静好，几许醇香。若，革命先辈走过那洒满鲜血的路上，一个个脚印记载着多少风雨与沧桑，哪怕只有半季的绽放，哪怕只是如流星划过，为了解放全中国，他们前赴后继着，他们无悔奉献着，他们艰苦奋斗着，赢得国家的独立和民族

路、公路、航空都不怎么发达，运力极其有限，许多地方还被日军侵占，更是加剧了这种困难，不得已，所运人员、物质只能由宜昌逆长江而上进入四川。在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其时著名的民营航运公司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他亲自到宜昌第一线指挥运输。

此时日寇大军压境，逼近武汉，离长江的枯水期也只有40天时间，不抓紧抢运，后果不堪设想。川江航道暗礁极多，江流汹涌，必须白天航行，为了争取时间，改为夜间装卸。凡是次日需要运走的物质，当晚就装好船。入夜，轮、驳、岸各处灯光辉映江水，装卸的号子声、起重机的轰鸣声、汽笛声响起一片。日本的飞机在天上扔炸弹，炸完，还要嚣张地俯冲下来看看有没有炸沉。卢作孚竭尽所能动员民生公司全体职工参

加，以作长久抗战准备。那时，中国的铁



文学评论

花开四季，情暖人间——读邓德林《满庭芳·花开四季香满园》

洪樱

初春，静夜里，一书一茶一清灯，展卷邓德林先生这阙献给中国共产党生日的词：

“梅报年春，兰苞幽静，遍山茶蓓芬芳。/杜鹃吐曜，十里碧桃祥。/榴锦鲜红似火，栀子润，茉莉新妆。/玫瑰雅，清纯情恋，莲韵满池塘。

秋高丹桂赏，芙蓉争艳，月季流光。/傲霜寒，仙菊尽享艳阳。/映眼神州大地，牡丹放，国色天香。/乾坤朗，悠悠岁月，和顺又福祥。”

似有百花满庭，暗香浮动，让人穿越时光的隧道，追寻那散落的美丽。

花虽无言，却有语。

这是德林先生作词之妙处，朵朵花开，花开中国，中国花开，开出了青春的芳华，开出了生命的壮丽，开出了中国天空中的繁星闪烁，开出了中国大地上的红旗猎猎，开出了中国的盛世繁荣。

词以“梅报年春”开句，严寒中，梅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先生巧借梅的“初生为元，开始之本”，意为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革命史序幕的拉开，更借梅的“高洁、坚强、谦虚”，意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志奋发、坚韧不拔，尤借梅的“梅开五瓣，元亨利贞”，意为中国共产党如梅一般，定能传春报喜。

随即，上阕中，先生以象征手足情、民族情、爱国情的幽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情怀、精神与境界。早春，寒意依旧，茶花满山遍野，含苞待放，尤其山茶花不似其他的花朵，它在凋谢时不会凋谢整个的花朵，而是花瓣片片凋落，一直到生命的结束，她这样小心翼翼的凋谢的方式，就和共产党人追求人生态度的态度是一样的吗？无论身处何地的寻觅，无论岁月变迁的守护，都能连接起一个历久弥新的世界。

紧接着，先生笔下杜鹃、碧桃、石榴、栀子、茉莉、玫瑰、清莲次第绽放，每

朵绽放都在诉说，风里雨里走过，只为，走向姹紫嫣红的盛夏……中国的革命也历经寒冬走向盛夏，向阳而生，革命的红花，开在“雄关漫道真如铁”的岁月中，竟放在“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时代里，从云周西村的铡刀，到渣滓洞里绣红旗的热泪行行，从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到淮海战场冲向炮火推小车送军粮的姐妹，从解放区一封封写给前线儿女沾满热血的家书，到宁死不屈的八女投江……每朵绽放的红花都在呐喊，枪里弹里拼过，只为，走向中国革命的胜利。

秋天绽放的花朵，已然带着岁月的沉淀和底蕴，下阕中，丹桂的飘香、芙蓉的争艳、月季的放彩、金菊的傲霜，一份静好，几许醇香。若，革命先辈走过那洒满鲜血的路上，一个个脚印记载着多少风雨与沧桑，哪怕只有半季的绽放，哪怕只是如流星划过，为了解放全中国，他们前赴后继着，他们无悔奉献着，他们艰苦奋斗着，赢得国家的独立和民族

路、公路、航空都不怎么发达，运力极其有限，许多地方还被日军侵占，更是加剧了这种困难，不得已，所运人员、物质只能由宜昌逆长江而上进入四川。在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其时著名的民营航运公司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他亲自到宜昌第一线指挥运输。

此时日寇大军压境，逼近武汉，离长江的枯水期也只有40天时间，不抓紧抢运，后果不堪设想。川江航道暗礁极多，江流汹涌，必须白天航行，为了争取时间，改为夜间装卸。凡是次日需要运走的物质，当晚就装好船。入夜，轮、驳、岸各处灯光辉映江水，装卸的号子声、起重机的轰鸣声、汽笛声响起一片。日本的飞机在天上扔炸弹，炸完，还要嚣张地俯冲下来看看有没有炸沉。卢作孚竭尽所能动员民生公司全体职工参

加，以作长久抗战准备。那时，中国的铁

汉诗新韵

春天，去看山、河、湖、田

在河滩上救起
一条娃娃鱼
像爱护自己的孩子
把它送回山谷的小溪

红色的胖娃娃鱼
摆动柔软的尾巴
自由活泼地
游向春天的深处

浏阳河

我喜欢河弯款款回环
扯住你绿盈盈的衣角
有说不完的向往
我爱看你澄澈面容
比少女更加妩媚
心里荡漾缠绵的微澜

河岸的村庄变成了花园
船上的渔火化作天空的烟花
麻石码头留下的记忆
托起彩虹飞过山坡

梦中我不止一次
抱着菊花石
听蕉雨琴哭诉
昆仑肝胆
是怎样在京都崩裂
把烈士的剑魂雕塑

一条河流着殉道的殷红
流着思想的血脉
流着山河的雄丽

流着天地的高阔
流着千古不变的追寻
和一树树花开的火焰
还有无声细雨
对春天的许诺

洞庭湖

江豚回来了
卷起一圈一圈的黑色波浪
把久别的苦情淹没
候鸟飞来了
不再去黑杨盘起的城堡
眼前的世界宁静宽阔

巍峨湖堤长城般延伸
胸中荡漾着
八百里烟波
渔网不再网明月星光
沙石场的尘埃
消失在春天湿润的微风

滕子京终于醒来了
嗅退脚下的波涛
他要去不再喧嚣的湖湾
听渔歌唱晚
他又一次用心
去牵动范公心中
亮着的万家灯火
和山海苍浪

洞庭湖多情青螺的故乡
你水天一色的殿堂
湘妃挥泪的竹坞

早刻下千古不变的守望
只是今天
湖洲上的芦苇
才真正有了独立的思想

紫鹊界梯田

万年千年百年
从远古走来
这片崇山怀抱的风景
演变成不老的神话
山是紫色的
石是紫色的
泥是紫色的
田是紫色的
风也是紫色的

只有水是白色的
禾苗是绿色的
谷子是金色的
梦是彩色的

层层梯田藏在石砌的围城里
丰收播种在软软泥巴的相思里
期待融入滴滴汗水的晶莹里
欢笑挂在山里人门口红红的灯笼里

我来看紫鹊界的梯田
太阳暖暖地照着古老山寨
光芒在田间闪耀
一群喜鹊飞过碧霄
飘在云朵里的叫声
是甜色的

的解放，烙下抹不去的印记。

百年的奋斗，绿染春风今又是，敢教日月换新天。

先生的心，飞翔，笔下牡丹怒放。华夏大地春潮奔涌浪赶浪，莺歌燕舞庆升平。东方，飞翔的蓝色梦幻，亚太经合组织、世贸组织的加入，放飞着中国人的梦想，上海像一颗明珠，点缀在长江巨龙的额畔；南方，奔涌的绿色旋律，“时间就是金钱”的宣言揭开了一个时代的序幕，深圳跳跃在南方人轻捷的步伐中；西方，苏醒的黄色灵魂，敦煌清风，关山冷月，岁岁年年，大漠孤烟，黄河落日，年年岁岁，今天春之精灵已在荒原开花；北方，搏动的红色心脏，北京奥运让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神州起航、嫦娥奔月、青藏铁路、一带一路、金砖峰会、电子信息、分子生物、原子能、微电脑、港珠澳大桥……一朵朵绽放的“国色牡丹”，告诉世界，一个强大的中国崛起在世界的东方。

在最美的年华里，与梦想相遇，执着追梦，即使寒冷的冬季，也能感受到春日的暖阳。

全词，四季里，一花一瓣一颗心，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若问共情处，花开花落时……

获得卓越的成就，让我们的生命闪耀出平时难以见到的亮光。

干一件事，最可贵的是坚持。人有许多选择的时候，往往习惯于这里试试、那里弄弄，看似充满开拓进取之心，其实处处都是浅尝辄止。一旦只剩下一条路，没了后退的可能，你的目光就会凝于一处，你的脑子里就只会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念头，最后往往将原本不可想象的事情做成了。

人的智慧也是个变数。有的人一辈子不喜欢动脑，智慧处于被人为封存的状态；有的人一生将自己的智慧开发到了极致，使我们惊讶人原来可以如此聪明。人什么时候可以脑洞大开？一定是没有退路的时候。没有退路，唯一的生机就是把那条明显有些艰难的路走通，你就会将自己的潜都能用上，就会培养原本不具备的能力，无意中，平庸的溪流变成了壮观的“瀑布”。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句老话，也是被历史与现实中无数事实证明的真理。

李少岩

在我遇见大西山之前，她浸在亿万年的光阴里，以一种深邃的格局存在。

我所说的深邃，不啻是大西山独特地貌，还有她源远的一腔文脉。追根溯源，相传，早在二千多年以前的秦朝，专横跋扈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众有识之士，冒着杀身之祸，从彼时都城咸阳出发，迢迢万里，不畏险阻，将一批弥足珍贵的典藏文集偷偷运至大西山、小西山，藏在大西洞。藉此，便有了“学富五车，书通二酉”经典咏传。

当一座山，与一抹氤氲的书卷气交融，注定了她与众不同的气象。

一路风尘，走山涧，穿隧道，我们来到位于大西山麓的湖南辰溪县潭湾镇。远远望去，一座灰瓦白墙的大西书院，隐在绿树掩映中，气宇轩昂，古色古香。穿过一扇朱红大门，沿青石廊檐，迂回婉转，行至曲径通幽处，忽见一方偌大的天井悬在头顶。透过宽阔的天井，看到瓦蓝色的天空里，云影散淡，一望无垠。院内绿意丛生，素雅而幽静，一口大缸立在天井中央，浮水之上，一簇褚红色的水莲，在静默中，见证了时光走动的影子。一时间，我的脚步愈发迟缓起来。我在冥冥中，仿佛走进一段悠长的历史时空。我忽然感觉，时空构筑了距离，距离形成了苍茫感。难道不是吗？岁月之河流逝多远，大西山都在这里。作为一位姗姗来迟的造访者，面对无限的自然万象，我有限的精力，该是多么地苍白无力。

在幽暗的陈列室中，一幅幅介绍大西山以及书院的图案、书籍位列其中。我仔细梳理这些图案与文字所拼接的历史，沿着一条漫长的时间线，寻找无比邈远的文化脉络。2300年前，楚国诗人屈原被放逐，宦海沉浮，他深感前程渺茫，心灰意冷地顺着长江进入洞庭，一路漂泊来到沅江上游，巡游辰河，仰望绵延不尽的大西山，浮想联翩。他在《涉江》名篇中写下“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诗句。我不禁冥想，这位屡遭贬谪士大夫，站在辰河一叶孤舟上，那种天荒地老的孤独、海枯石烂的寂寞，在他心里回旋、萦绕，喧嚣不息。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世间没有停滞的脚步，也没有一座绝对静止的山川。与屈原涉足辰河、大西山所不同的是，一千多年以后，明代理学家、心学创始人王阳明，在游览大西山、大西洞时，他没有屈老夫子那般颓废、挫败的心境，而是胸襟旷达，心怀苍生，即兴题诗《大西洞》：“路人春山久费寻，野人扶病强等临，同游仙侣需乘兴，共南花园莫厌深，鸣鸟游丝俱自得，闲云流水亦何心？独怜疾首灯窗下，辗转支离叹陆沉。”显然，这与他“知行合一”的思想理念，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如出一辙的暗合。王阳明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据辰溪县志记载，王阳明在正德三年至正德五年间，在前往山西的途中，曾经三年两次行走大西山，可见他对于大西山的钟爱，无以复加。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人类进化起源于大山，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到茹毛饮血的素食果腹，逐渐走向广阔的平原，逐水而居。事实上，人类每一次回归大山，就是接近谦卑，从世俗的喧嚣中沉淀下来，像山一样达观，如水一样澄澈。在潜移默化中，就这样，一群钟爱大山的粉丝来了，王昌龄，刘禹锡，沈从文等古今文人雅士，他们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来到大西山，妙笔生花，为大西山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美篇。

时值周末，除了我们一行人，还有几个团队在大西书院游走。书院内人流攒动，里里外外，一派热闹的场景。

光阴里的大西山

我一个人坐在廊檐下，聆听淅淅沥沥的冬雨，从天井上空泻下来，一滴一滴打在青石板上，叮叮咚咚，如同清脆悦耳的音符，盈满书院。忽想，这样纷纷扰扰的雨天，将我留在大西书院，应是一份天意。在绵延不尽的雨幕中，我切实体悟天井与书院的相得益彰。往往就是这样，有时刻意寻找的某种意境，却在不经意间，与我们不期而遇。

雨已停歇。我还陷在一阵沉思中，文友过来邀我去西庄走走。这是一座与书院配套打造的集餐饮、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庄园。园内亭台楼阁，山水相宜。放眼远眺，只见一波平静的水面，荡起一叶小舟，一位垂钓者端坐舟上，安详地打发静悠的时光。稍后，当我走近时才发现，我的眼睛被忽悠了，原来舟上那位垂钓者，只是一尊没有灵魂的塑像。便想，现实中，我们被这样虚拟的表象迷惑还少吗？转念一想，又何必较真呢，仅有这一湖宽广的静幽就够了。平日里，我们所要寻求的语境，不正是这一抹皈依本真的呈现？

夜宿西庄。我推开客房窗户，依稀可见，外面是橘园，橘园外是一片幽深的树林。此刻，夜已落幕，白天里那些运动的活物，退进暗淡的舞台，等待下一次精彩上演。我在想，大西山这样阒静的夜里，总该有一枕好梦吧？

翌日清晨，当我还处在迷迷糊糊的睡意中，窗外叽叽喳喳的鸟鸣声将我叫醒。我匆匆起床，侧耳倾听。起初，是一只鸟呼唤，而后是两只鸟在交流，紧接着，许许多多的鸟们不甘落后地附和起来。一会功夫，整个茂密的林间此起彼伏，那架式，似在饰演一场别开生面的大戏。蹑手蹑脚，我将窗帘拉开一个小缝，透过细小的缝隙，我偷窥着窗外闹哄哄的镜像。我敛声屏气，不敢弄出丝毫的动静，害怕些微的冒失会惊扰了它们。试想，在这片葳蕤的林间，它们才是这里当之无愧的主人，人类的每一次临近，顶多算是可有可无的访客。

早餐过后，因为约定的事宜稍有变动。见时间有些宽裕，有人提议环湖转悠一下。大家一致应允，沿着小径漫步，路旁的橘柚黄了，它们探头探脑地粘在枝叶间，隐隐地释放出浓郁诱人的果香。越过一道湖堤，迎面是两株巍峨挺拔的桉树，硕大的树冠直插云霄。站在桉树巨大的气场里，一瞬间，我感觉一种生命蓬勃的张力。同行者告诉我，桉树是一种速生树种，它根系发达，吸取养分特别强大，它的存在，让周围其他物种忌惮无比。我不由想，在自然万物中，适者生存，谁能逃脱这份物竞天择的窠臼？

大西山不语，她恬静的样子让我想到，无声，其实是一种绝妙的境界。

这样想着，我与大西山的相逢与作别，不需要完美的解释。来来去去，本是人生常态。许多时候，相逢意味着别离，而别离又总是人生舞台上，一个无法回避的细节。

在大西山从容的目光里，我们的汽车渐行渐远，以致模糊不见。一次次的回眸中，大西山的身影隐入一片远逝的虚空。我也是个山里长大的孩子，大山除了滋养我的肉身，也调理了我毕生行走的心境。多年以来，我对于大山总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结。从我来到大西山那一刻，我已经被这里浓厚的文化底蕴所熏染、渗透。我知道，往后余生，我再也走不出大西山的视线。在每一个月朗星稀的夜里，在我每一次对于大西山的景仰。

细想，何止于我，每一个远离大西山的人，穷其一生，在心里，沿着一條既定的路径，终将回归大山。因为只有这里，才是我们亘古不变的精神原乡。

